



郭小东 著

雨天的曼陀罗

雨天的 曼陀罗

郭小东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雨天的曼陀罗

郭小东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875 印张 1 插页 300,000 字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570

ISBN 7—5360—1315—9/I·1168

平装本定价：8.8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反映海南岛知青生活的7部中篇小说，是《中国知青部落》的作者郭小东的又一力作。

作者用富于哲理性和感伤情调的语言，描述一代知青荒唐而又凄美的生命历程，字里行间洋溢着人性和生命的精气，构筑成海南岛知青生活充满着生命长啸与歌哭的长卷画轴——对悍野而多情的人生本相的实录：淘金人的斑斑血迹，鬼林中知青女鬼的凄惨，知青大械斗的酷烈；再现23个美丽女知青殉难的痛史和原始森林中小知青的死生命运，黎母山伐木人孤独的苦恋；挚友的背叛，知青的侠义与媚骨的混合畸变……

写给黎母山的情书（代序）

冯秀枚

序一：

那天并无雨。从黎母山回来你还是哭了。你独自倚在角落里，捂着脸痛泣，让泪水从指缝间汨汨溢出。仿佛有莫大的悲哀把你心底淤满的泪水重压了出来。你没有任何诉说，只不时地呜呜咽咽。一个男子汉的失声悲恸是不能不令人震撼的，以致平日擅于言辞总是眉飞色舞的晓剑也只黯然相对。

你自然会有许多悲哀，人被迫到这世上来本就悲哀。而在雨天脱胎的孩子便倍添了忧愁。何况你总也走不出黎母山的雨雾。那天重返你的知青故地，看到茅屋的遗址已荒草萋萋，红罗峒的那棵酸荔树已秃枝落叶，那怀抱孩童的黎家老妇却依然木讷，你便又坠入了黎母山的梦魇。

你本可以乐天而潇洒。在潮汕平原，在海的那一隅，你并不乏人间的温馨、大自然的厚爱。在故乡的山间野地你也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撒野淘气过。只是你总难以忘却那个雨天，那个打草的女孩，那条峡谷。让惆怅过早地弥漫于心间。

也许你不该在15岁就闯入黎母山，去面对人间那许多的艰辛与苦难。只是那年代谁也逃不脱这样的命运。而命运是无法违

拗的，是它让你在雨天来到这世上，是它安排你在黎母山度过二千个日日夜夜，还是它要你比别的伙伴有更多的感悟，让人类孤独的悲壮悄悄地爬上心头，从此再也无法拂去。

告别黎母山，又辞别了那座小小的山城，你很快得到了生活的回报，大都会、教授、作家，名与利……你捷步走向了期待的辉煌。也许你以为这样便会淡忘会解脱，事实你什么也不能改变。那一切的获得只使你在生活的另一极发见人类更深的悲哀，平添了你的忧伤。

你说过你改变了自己。或许是这样，你不再默默郁郁，像暮色中的山峦。你的确变得喜欢调侃、嬉言取乐，甚至来点小小的不恭。但这并不能掩饰你内心愈益的沉重，那只是延伸于外对另一种平衡的寻求。

小东，你人生的底色已无法改变，你心底将永远淤满泪水，无雨的日子你也会哭泣；纵使步向天堂，你也要附着地狱。这并非呓语。

于是你选择了文学。因为“出世与玩世都是生命的自暴自弃，艺术却是生命的自救”。尼采是这样说的。

你选择文学自然不是理智的权衡，而纯属心灵的驱使。正如你自己所说：我是从黎母山的大森林，从荒原的滂沱大雨和林中空蒙的小雨中，从伙伴们九死一生的命运中，缓缓走向文学的。

你对文学的感悟源于你对人生的深切体验。于是你毫不犹豫地选定了知青文学为你的终生命题。因为你与它有着不可解的血缘关联，还因为你认定了这代人的非凡。

“不管他们走得多么昂扬，在我的灵魂中，我与他们一样，永远是跪着的。可是‘我不是对着你跪，我是跪在人类的一切苦难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人格都永远地站起来了，作为真正的人站起来了。”你自己这样说。

你们的确值得引以自豪。你们——绝不是十个、百个、千

个，而是数以百万计，足以组成若干个国家的生机蓬勃的群体。可是历史却将你们的青春年华，将你们的热血与才情，将你们蓬勃的肌体打发给饥寒困苦，任愚昧蹂躏。你们以自己的苦难书写了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页，令人泪眼朦胧的一页。这一页必定化为难以言喻的思绪融灌于一代人的血肉之躯，必定以另一种形式保留在人们今天以至将来任何时光的记忆里。

你们已是不惑之年。今天，在你们攀登人生的峰巅，或消闲享乐的时候，都将伴随心底的那股惆怅。因为今天何等的辉煌都难以补偿青春岁月的蹉跎。

你沉郁而炽烈，执著而淡泊地写着这段无法唤回的往事。你梦系被遗留在山里的孤魂、那些命运多舛的伙伴、那些依然苦守大山的父老兄弟。你的书中充满浪漫的憧憬、忧伤的期待。你已写出一代人“凄苦和煎熬、沉重和悲壮、认真和严峻、追寻和探索融合在一起的人生经历”。你还将追寻急促而杂沓的脚步，写出一代人高亢的悲歌。

你定然成功。

1990.12.20.海口

序二：

郭小东是在海南岛开始他的文学生涯，也是在那儿度过了他的“多梦时节”的。也许是这个缘故吧，他的作品至今都离不开海南岛黎母山这片“热土”。后来的几部中篇虽然已随同他视野的开阔与生活的转移，多以都市高校生活为启始，但他的笔头却不时地趑回黎母山来，写下往往是他作品中最酣畅最深情的段落。

对于他，黎母山是铭刻于怀的。因为那儿联系着他最艰辛最深刻的一段人生，记载着他的青春年华，融化着他的血与汗。是

黎母山塑就了他和他的作品。当然，人总要度过自己的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若不是那场举世闻名的大迁徙，郭小东会在潮汕平原，在故乡的海边度过这段美妙的岁月，在父母身边顺顺当当地上完高中，考入大学。那是迥然不同的人生。如他的志向不改，他的小说会是另一番风貌，也许是恬淡的，或激越的，是“海浪，沙滩……”。可是那场恶风急雨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随同那支年幼无知而狂热的队伍一头撞进了黎母山的怀抱。在那儿，黎母山不仅向这群耽于幻想的孩子展现了自己的神奇与壮丽，同时也向他们洞开了人生的帷幕。郭小东和他的伙伴就在这苍凉而温厚的大山怀抱里遍历尘世的磨难，备尝了苦中的乐，悲中的喜，绝望中的希望，疯狂中的冷静，揩着血与汗蹒跚地走向莫测的明天，步入严峻的人生。几年过来，郭小东不再是躲在小阁楼里看小人书不谙世事的孩子；黎母山的风雨把他塑成了“胸中有血，心头有伤”的一代。

对于这人生的大转折，我想郭小东是不会感慨叹息的，更不会痛悔当初的无知。因为在他失去鲜花与歌声的同时却为自己人生的阶梯奠下了基石。所以，这段往事对郭小东并非一桩寻常的回忆。它和着黎母山特有的气韵，溶灌于他的心中，使他对这块土地留连忘返，对那如梦似幻的知青生涯回味无穷。

我想，这便是郭小东小说创作的土壤。在这上面孕育的果，必然像茶，“苦中一缕清香”。

他是真诚的。他的真诚，一方面体现在对知青生活的忠实反映；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已经过去的“旧梦”的评价。——这是一位同辈人写给郭小东的话。自然是写得十分贴切的。

不过我想，这首先是由于郭小东在那蹉跎岁月里真诚地生活过。

真诚，于人于作品都是尤为可贵的。真诚，才能写出动人的欢乐，撼人的忧苦。它是通往人们心灵的幽径。所以读他的小说

会令我怦然心动，并且引起许多联想。我会想起在干校那间茅棚里的油灯下度过的那些夜晚；会想起于暮色中荷锄而归的苍凉景象；还会在心底唤起《伏尔加河船夫曲》、《自新大陆》中的一些旋律。也许这就是共鸣吧。能够引起人们心灵共鸣的，应称得上是有魅力的艺术。

郭小东的小说给予了我许多，并且使我认识了他本人。读他的第一篇、第二篇作品的时候，我很想知道这位作者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有这么深的爱，这么多的愁绪？后来读了他更多的作品，又认识了他，我明白了。正如普希金的诗句，“你的形象反映在他的身上，他是用你的精神塑成”，它像他一样地深情、忧郁和多思，它像他一样，什么也不能“铲灭”他对黎母山的思念。——这就是郭小东和他的小说。

我虽然与青年时代相去已远，但我对“知青文学”却怀有特别的感情。因为那是一本非凡而又为我所熟悉的书，在那个年代，我和书的主人公们同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记得，在生产队的田地上耕耘，我和他们是毗邻；在他们砍柴的山地里，我捡过柴禾；在小镇的墟场上，我们都挎着标志“革命”的挎包穿行在熙攘的人群中。我还在他们的连队吃过五分钱一顿的饭。当我继续赶路，于暮色中告别他们的时候，心底的惆怅是那么深沉。因为我向山外走去，他们却留在山里。而那又是个多么遥远而荒僻的地方啊……

郭小东的小说深化、充实了我的这段印象，它使我了解了“知青生活”的全部涵义，包括它的昨天与今天。

于是，我能够理解小葛、“我”、于力和张明义他们为什么要回访黎母山，为什么会有“沉甸甸的惆怅和失落感”。尽管他们今天已经各得其所，已经得到了生活的回报。但这一切都难以填补在黎母山所遗落的——那是青春的年华，是人生的第一次恋情，是“心心相许、以命相托的友谊”，是“惊心动魄的人生历程”。那

儿，是他们心灵的磁场，无论远在何方，高踞何位，他们都无法排遣来自黎母山的惆怅。也许正是这惆怅，不断地启迪他们的良知，净化着尘染的心灵。

我还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使他萦系于怀的，是那些留在大山里默默地生活的人们。是他们，教他在人生的对比中警醒。所以，他是那样地钟情于他们。

“我千里寻他”，“他”却走进了“黎母山那辽远的热带雨林”，“我分明听见了他的单拐，在黎母山的溪涧边石子路上，敲击起清脆的响声。是他的灵魂在唱。”——这是《无边的边地》的小引，它饱含了作者对“他”的无比深情，蕴藏着主人公的不幸与执著。无论对英林姑娘、边老师、老吉头，或丁一明兄弟，以及被张明义遗弃了的玉春，作者都寄予了深挚的眷恋。

他们备受生活的冷遇，被遗忘在深山的角落里。然而他们没有沉沦。在远离物质文明，没有人“守候”的地方，他们执著地寻求另一种有价值的人生。这种人生是寂寞的、艰辛的，是奉献，是忍辱。同时，也是美的，一种超脱的美，一种由命运的不公与他们的自强所形成的悲怆的美。它令人痛楚，惆怅，依恋和默默地感奋。

这里面寄托了郭小东的审美理想，同时表达了他对人生的审度。他不认为平步青云的人生最美满，也不认为命运的坎坷多舛就是绝对的不幸。人生的意义在于奉献，正如同河床的砂子般的凡人，承载着历史的长河东去。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郭小东的小说似这河中的流水。它或者在高歌，或者低吟；有时汨汨而流，有时奔腾而去；当浓雾笼罩，只见它一片朦胧。它是回荡于作者胸中的气韵所呵成。它没有曲折的故事，跌宕的情节；但它是“流动的、变化的、空灵的、朦胧的”，是一代人心灵的流程。

他总是写情、写神、写命运、写感情的细微变化。就连黎母

山的草尖、水滴也沾着淡淡的忧愁与哀伤。郭小东要把知青——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人的心灵历程告诉人们。尽管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因而，读郭小东的小说不能为追赶情节而跳章跃段，只能字字句句地咀嚼，也许它不能使人得到娱乐和欢快，但它可以唤起心灵的震颤。由于这样的缘故，他的小说可能还得不到众多的读者。但郭小东不必为此苦恼。人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在寂寞中，在维艰中。

随着日月的推移，郭小东必将阅历更广阔的人生。生活，会驱使他开拓新的创作天地，从形式到内容。他还将驾驭多副彩笔，因为他既然选定了文学的道路，要以创作为生涯，就必须能够描绘喜怒哀乐的人生。

我相信，这一切都已经开始。

目 录

序 写给黎母山的情书	冯秀枚 1
------------------	-------

雨天的曼陀罗	1
苇船	41
无边的边地	101
三月的人	166
绿峡	232
热土	294
弓背	336

后记 黄昏独语	397
---------------	-----

雨天的曼陀罗

题 叙

曼陀罗是什么？曼陀罗在哪里？

美丽的邪恶是曼陀罗，悍野的苍凉是曼陀罗，母性的父亲是曼陀罗！

我寻找你，我辽远的，南方西部的曼陀罗，海南岛美丽的邪恶的曼陀罗！

.....

1 那天无雨。天阴得可惧。雷击的老树斜斜地倚在泥里。粗黑的树疙瘩仿佛是一个泉眼，先是一点湿，慢慢聚成亮亮水珠，那水珠悬着，很久很久，拉得椭圆，瞬间“滴嗒”砸在泥里。这个过程大约得两年，或者更久。

空山没有人。这里早就没有人来。这棵老树被放倒之后就再没有来人。那人走时，用一把没有刃的老砍刀，足足砍了好几天，也许两年。上百条坚韧的气根，盘根错节地抱成一堆。他终于放倒了它。他以为它死了。他走后很久，它又活了，倚在泥里。于是流泪。

好多年了，它一直努力想从淤泥里站起来，没有成功。那些

被砍断的气根一直在淌血，血把那原本很清澈的溪水给淤住了，变成稠稠的黑糊糊的淤泥溪，腐烂的气根淤在溪底，终日冒着气泡。它终于撑起了半边身子，斜斜地倚着，想着那砍他的人。它已不恨他了。

我是在秋天到这儿来的。来找那人那把没有刃的老砍刀。这个砍老树的故事是我一个朋友在喝酒时告诉我的。我极当真，他酒醒以后我再问他这个故事，他说他并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讲这个故事的朋友，已经把这个故事忘了，而我没忘。我感兴趣而且极不相信又万分动容的是，我不相信老树的一滴眼泪，从生成到滴落要化去两年以至于更长。关于这一点，我那朋友反过来诘问我：我说过这回事么？他的诡秘调侃的神态，使我更相信这是极真实的。

我隐隐约约地听人议论我是个野孩子，这尤为令我伤感。这个地球上号称文明时代的人们，没有人愿意自己是私生子。可是在中国，议论就意味着某种你逃不脱的真实。所以当朋友说到老砍刀时，我忽然意识到这没有刃的老砍刀似乎与我的命运之谜有着某种联系。神来的意念搅得我六神无主。我无法解释这种心态的依据是什么！

我于是恍惚。梦见两个野合的人，在绿草地上抱成一团地蠕动，像两只大甲虫。在铺满枯叶的暮秋的枫树林中，光着身子奔跑。风追着他们。是雨，濡湿了那女的头发，长长地飘着，亮亮的雨珠儿挂着红枫叶，粘在她耳垂上。

还有那把没有刃的老砍刀，在地上跳跃着，旋转着。高兴地狂舞着。为那野合的男女。

他们围着老树转圈子。如原始人围着篝火跳舞。

我这是在读《圣经》，读上帝的伊甸园。不是梦。那半本《圣经》是我那朋友喝醉酒时扔下的。在海口宾馆门口，一个招揽雏妓的外国人送给他的。他读一页便撕一页去卷烟抽。他说既

然抱着《圣经》招妓照样传道，那他拿《圣经》当卷烟纸大约上帝不会怪罪。

他们坐在老树下哭的时候，我的梦完了。

没有梦的时候秋天就到了。记得我那朋友说那人砍老树时正是秋天，从秋天砍到冬天。没有刃的砍刀真费力。我说干嘛不先把刀刃磨出来再砍。他笑我痴极，说是磨刀的时间和力气用来砍树结果是一样的。是一样吗？我搞糊涂了。正如我究竟是不是野孩子。听说私生子一般都聪明透顶。想到这一点于是一反证我倒释然。我虽然不至于太笨蛋但木讷的人总不会极聪明。

我横穿村庄时村庄里静悄悄。泥坯草屋空荡无人。有一个老人眯着眼睛在晒太阳。我问他村庄里的人都到哪去了。他诧异的神色使我感到他生命的古老。他像回忆极为遥远的年代那样目光无神的瞪着我。我凑近他注视吓了我一跳，原来他早已僵死在那里或许已经好多日子了。秋天山野的热风在他脸上吹出一层层的波浪，像风干的老桔皮又像收折起来的老风帆。一身染过蓝靛的老粗布衣衫在秋风里微微波动，他靠在泥坯墙上双手压在膝盖双腿盘在臀下，像老禅师坐化，我记得这岛上并没有佛教的历史。特别是少数民族村寨他们只相信鬼神崇拜祖先。

那老人的眼睛死瞪着我。我这才顿觉只身走进死城的危险。一场大迁徙之后必然会有有的瘟疫曾经在这个树庄发生。一条死蛇盘在废弃的土灶上，它是活活掉在灶上焦糊了肚皮然后灶火熄了它也就圆寂了，如同那老人。

这里不久将成一片汪洋。流经村庄的河流下游正在堵坝，海南岛最大的水电站即将诞生。上游有四十多个村庄被淹。这个古老的村庄是其中一个。几个月来人们陆续搬迁走了。这个老人也许是留恋故土也许是自知来日不长宁愿与村庄同归于尽。

秋天的山坳就在这村庄不远的原始森林边上。那老树就在这边上的淤泥溪里。

我到泥坯草屋里找来一块包袱皮，蓝黑蓝黑的包袱皮上满是灰尘，发着霉味。我试图掸去灰尘霉味但没有成功。秋天的凉风把这些附着得死死的。除非用白猫牌洗衣粉洗上三天三夜否则它依然灰尘依然霉味。没有办法我只好怀着虔诚请老人委屈，把包袱皮蒙在老人身上连同头脸。然后惶惶然逃出村庄。那老人的眼光似乎穿过包袱皮追踪着我逃出村庄。我回头一瞥的当儿，秋风已经把包袱皮掀落在地上，像一张帆在泥地上疾驶，极为自豪。被我放倒平躺在草墙边的老人，此刻却又端坐在墙根下，像蛇一样圆寂在那儿。我这一惊非同小可。这老人的死魂灵不愿归去。

不知为什么，我忽然同情这老人，又走回村庄。村庄更静谧四野更肃然远山全消逝泉水在打着鼓点。有一种鬼从草屋的地底下闯出来，娉娉婷婷地跳起土风舞，那种我从未见闻又似觉十分熟悉的土风舞，且唱着歌。有男鬼也有女鬼。女鬼嚼着槟榔，红红的汁水猩红的嘴唇红里透白的牙齿，感人地展示着健康的秀美和性感的动态。月亮忽然升起来，月光透过浓密的云，带着秋天山野的舒展的气氛，暗淡地洒落在村庄。

我忘记寻找那老砍刀。和鬼们一起跳舞。一个女鬼有一副很迷人的笑涡，恰似我新近刚认识的女友。那天在海口郊外小街一头候车。天下起雨来，候车亭里只有我们两人。末班车已过于是那种失望那种惆怅那种焦急那种落拓难以言状。她背着我我背着她明知无望只有步行二个小时十三公里回城才是唯一出路，却又谁都不愿意离开这个唯一能遮风蔽雨的可怜的候车亭。苏联《两个人的车站》那车站有酒吧有热狗有霓虹灯有人流他们男女主人公尚且感到寂寞孤独。而这郊外也是两个人的车站什么都没有唯有冷冷的秋之夜风黑黝黝荒野凉嗖嗖冷雨和无穷的失落感。她忽然回过头对我淡淡一笑同时有一种惊慌的审视与猜度，那种希望碰上骑士遇见活雷锋最好不是十恶不赦的小流氓的神色在告诉我，她是一个不坏的姑娘同时还有点儿小鸟依人。难怪，东方男

性总有一种对女性的主观要求。我当然也报以一笑然后搭讪起来，商量如何步行回城然后是互报家门再就是谈论文学时髦小说，各自发表关于琼瑶亦舒岑凯伦三毛龙应台从小说到评论再到第三代诗人第四代小说家第五代评论家第六代散文作者第七代儿童文学作品诸如此类天花乱坠的文学话题。于是热乎起来没了隔阂与陌生感。尤其是她那一对笑涡至少使我没有了警惕至少不会是“野鸡”用不着防范可以手拉着手不担心染上艾滋病，然后放心地往前走用四只眼睛去摸索回海口的夜路。

那晚上看见了灯火听见了小酒店的猜拳声闻到夜的馄饨味。她请我嚼口香糖我邀她喝啤酒她居然会抽健牌也叫肯特且吹出极高级的烟圈令我大吃一惊且有些不太舒服。分手时我没问她名字，她没问我名字。各自朝不同方向走了好久才重新回味那黑暗中手拉着手摸黑赶路的滋味。那浪漫情调那永远不会有那两个人的车站永远不会有那真诚的信任都让喧闹的市声让城市的安全感给冲跑了。因为霓虹灯是虚饰的，那茶色玻璃门充满着光的欺骗，只有那茫茫雨夜两个人的车站是真实的。那暂时的患难所萌发的同一命运感使人类处于一种自觉的良知之中。我已记不得她长得怎样，是漂亮还是丑呢无从记忆。但那笑涡如秋天的潭水令我难忘，也许在茫茫人海中我一眼就可以把她寻出来。

可是无从觅找了。过海的女人都个个能干而且极易忘事。她自然不会记得两个人的车站那种难忘的短暂的气氛。

我明知在闹市的人海中无法再遇到她。可是那残存的希望或许永远跟踪着我直至这一生的终结。在末日的风景线上再度重逢也并非不可能。

女鬼的手很凉，似乎没有血流，但极柔软，没有骨节像一团冰凉的浸透酒精的棉絮。我搂着她的腰，她搭着我的肩胛。是华尔兹。秋天的黑暗在旋转，散淡的月光把椰叶羽衣投影在光光的场坝上，变幻着形态与色泽有镭射的动人效果。我不自觉地握紧